

一灯一世界



一盏灯就是一个世界。这盏灯，是闪耀在记忆深处的马灯。

马灯又名马提灯，是一种装有玻璃罩、可以防风的煤油灯，既可以手提，也可以挂在马身上，或挂在檐前的柱子上。一个锈迹斑斑的马灯，悬挂在老屋的檐前。凝视着这盏马灯，仿佛看到了旧时光里无数个在灯下晃动的身影。一个布满老茧的手提着它，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脚步蹒跚的提灯人，把自己的影子交付给这盏马灯。于是，马灯毫不客气地将他的影子投掷到硬邦邦的路上。

马灯常常悬挂在牛屋的门口，既方便加料人进出，也能将门口的干草垛照亮。在马灯闪烁的光亮下，仿佛看见两个锄草人的身影，那是父亲和哥哥灯下劳作时的身影。父亲蹲下身子，用双手传递干草，哥哥则弯腰按下锄刀后再站直腰身，一弯一时之间手中的锄刀将干草切成了均匀的小段儿。“嚓、嚓、嚓……”父亲和哥哥的劳作，在马灯的注视下变成了有节奏的乐章。

在灯光下，一头毛驴低着头，咀嚼槽内的草料。刚刚铡好的草料扔进马槽之后，驴子也会吃得津津有味。沐浴着灯光咀嚼草料的驴，像极了那位阅尽沧桑而信念不改的智者，它在草料的苦汁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方向。

马灯下端有一个灯壶，拧着螺丝盖儿，上端还有两个铁盖，中间有一个玻璃罩，最上面是一根铁丝提手。灯壶里盛放着煤油，玻璃罩内有一根灯芯；灯芯点燃了，马灯便将乡间的夜晚照亮了。马灯可以防风，故而得名了最适合在野外游行的灯盏。马提灯，小时候一听到它这个名字，眼前总会浮现一个四蹄生风的骏马身影；有了这盏灯，骏马驮着主人就踏进了夜的征程。

晒坪的边上立着一个铁叉，一盏马灯挂在这个铁叉上。祖父蹲在场边，抽了一袋旱烟后站起身，将马灯扭亮。火苗在灯芯的顶端升起，不断汲取灯壶里的油，保持着稳定的光亮。灯下的晒坪里，是刚刚脱下的麦粒，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祖父手持一个刮板，在马灯的照耀下，把那些铺展的麦粒拢在了一起，然后操起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布，将麦粒盖上。

马灯还喜欢挂在瓜庵前面的竹竿上。一盏点亮的马灯犹如风中闪烁的星星，守护着农家的瓜田，一个又一个圆滚滚的西瓜在灯光的抚摸下进入了梦乡。风吹不熄雨浇不灭的马灯，结在往昔日子串起来的藤蔓之上，曾经无数次把乡间的牛屋、晒坪、场院、瓜庵照亮。

乡下的马灯，渐行渐远。如今，在博物馆或民间收藏者的家中，才能看见它昔日的身影，想起它昔日的光芒。逐渐取代它的，是昏黄的灯泡、耀眼的白炽灯、迷人的霓虹灯、炫目的镭射灯、多姿的迷彩灯，还有汽车大灯和可以充电的手电筒……

现代科技介入后，我们的生活变得方便快捷，灯光也变得异常辉煌。这些辉煌的灯光里，是不是也藏着一盏马灯的身影？这一刻，童年时期挂在牛屋檐下的那盏马灯，又一次在我的心中点亮。

来自生活的哲思

如果你是生活的有心人，会发现很多哲思来自看似琐碎的日常——

读书时，看到“恕”字，上面是“如”，下面是“心”。心想：一个原谅别人的人，都怀有一颗如同别人的心，懂得将心比心，以恕己之心恕人。

饿得难受的时候，喝水会觉得水特别甜。饿得难受的时候，吃饭会吃得特别香。经受痛苦，也可以提升感知幸福的能力。

玫瑰象征爱情，但它既有花又有刺。如此看来，要拥抱爱的美丽，就要准备接受爱的刺伤。

小芽苞，鸡一啄便夭折了。而对于一棵大树来说，鸡就是千啄万啄也撼动不了它。减少风险或避开风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

做一件事，不要仅从挣不挣钱去衡量，若是这样，做事的意义就变小了，也减少了做事的趣味。

用萝卜雕花，刚雕出的萝卜花水灵水灵的，可没过几天，就失去了光泽，变得皱缩、干枯和黯淡，像一朵凋谢的花。萝卜花易雕，但易“开”的花也易谢。人生很多容易得来的东西，失去也容易。

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我们看到的却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产生错觉的原因是我们以地球为中心来观察太阳、天体和宇宙。所以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去看问题、想问题，错误便容易产生。

每当遥看地平线，见地平线与天际线重合，与天连为一体，当一种追求抵达遥远的地平线，便成就了一种高度，一种与天等高的境界。

臭豆腐，它闻起来臭，那是嗅觉觉得臭。吃起来香，那是味觉觉得香。这说明对同一种事物的感受、认识和看法，嗅觉和味觉是不同的。同一个人都存在感官上的差异，更何况是他人呢？所以人生在世要允许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不同，求同存异。

一切皆有可能，今天不可能的事，明天有可能。现实中不可能的事，想象中有。这个角度去看不可能的事，换个角度去看就有可能……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信心，相信努力，相信美好，并持之以恒向目标奔赴，尽力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田园情思

“阡陌”是中国古代对于田间小路的称谓，它纵横交错、曲直相接，连接着田地与田地、村庄与村庄，承载着乡村的生产生活。

古代人们生活在农耕为业的自然环境之中，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即是他们的日常。然而，阡陌却很少出现在古代画家笔下。北宋画家陶珙曾画蔬果图给王安石，王题诗曰：“江南种菜漫阡陌，紫芥绿松何所直。”通过陶珙画的紫芥、绿松，王安石完成了一次对于江南的阡陌想象，尽管陶珙在作品中并未描绘阡陌。阡陌形象集中出现在明代沈周《东庄图》中，其《稻畦》《南港》《麦丘》《竹田》等4开都直接描绘了阡陌，而《稻畦》几乎是阡陌的特写。

南宋马远的《踏歌图》描绘了阡陌上人的活动。前景石桥泉水、高柳翠竹间展开一条田垄，田中稻禾丰茂，预示丰年。垄上农家老少踏歌而行。阡陌成了雨后晴日、踏歌庆丰的舞台。另一位南宋画家马和之的《周颂·良耜图》是其《诗经》图的一幅。原诗写春耕夏耘秋收冬祭，并未提及

阡陌。而马和之笔下则铺开了大片阡陌与稻田，农夫或持锄铲地，或扶犁耕地，并有妇童前来送饭……阡陌充满人间情味。南宋周必大《和龙舒兄春日出郊韵》曰：“郊垌戎队穿花里，阡陌儿童戏雉间。”南宋陆游《夏日》曰：“梅雨初收景气新，太平阡陌乐闲身。”……阡陌承载着农家的劳动、歇息、欢歌与笑语，它让人们与大地最亲密地接触，它是乡村的生活基石，也是乡间的精神寓所。

就这样，阡陌事实上已成为田间、乡土、田园的同义语。两宋时期的画家以农耕生活为对象，描绘田间、阡陌、沃野、林木、稻田、农舍以及牛羊鸡犬等，产生了田园山水。它多以平远的视点捕捉乡间的寻常景物，营造出恬静、悠然、和谐、宜人的田园景象。如惠崇的《溪山春晓图》、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湖堤春晓图》、赵士雷的《江乡农作图》等。

“元四家”之一王蒙的《谷口春耕图》画的是自己的隐居之所黄鹤草堂。画面远处峰峦叠嶂，中部隐含着黄鹤山谷，山脚下的阡陌、农田上

牧童扶犁而耕。而那阡陌上持杖的老者、湖上垂钓的孤舟，就明白不过地体现了山水画从两宋自然山水到元代文人隐逸山水的主题转变。于是，我们就在元代以后的山水画面中目不暇接地看到隐者高士、樵夫渔父或抚琴、或策杖、或吹笛、或独钓等形象。

阡陌对于古代与现代人的情感牵动是不一样的。古代推开窗门就是农田菜地，抬起双脚就走在田埂上，阡陌或陌上维系着他们的四季人生与人情冷暖；而城市遍布的是“街”，是钢筋水泥建筑，是纷纭喧嚣的工作生活。在空间上被远离的阡陌，成为城市人们心向往之的精神栖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文明的突飞猛进，以农田、村庄、农舍、阡陌等为表现对象的田园山水蔚然兴起。它仿佛是两宋田园山水的翻版，但它事实上是对于渐渐消逝的田园的怅怀追忆。

田园山水既描绘出不同地域的自然风貌，也表现出在土地上生息的农家的生活印迹，它是由特定地理区

域承载的富于浓郁生活气息的乡野画卷。它蕴含着童年、歌谣、牧笛等温情意象，让人产生绵绵眷恋。在田园山水画中，房前屋后的池塘菜园、村头田间的茅草草棚、连接村庄的阡陌沟渠等不起眼的景致，被画家们用精妙的笔墨描绘在宣纸上，使它们也像千里江山、富春山居一样，被风流雅事般地展玩观赏。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广大农村实施了“小田并大田”的农田提升工程，把广袤田野打造成了“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成网”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平整整齐的大田棋盘般一望无际，零星的菜园果圃错落有致，纵横交错的道路穿过田地村庄，蜿蜒的小溪沟渠勾画出田间肌理，麦苗的翠绿、油菜花的金黄平涂在生褐色的沃野，果树、野花、稻秧、高粱、玉米风情万种，缤纷斑斓……阡陌换新颜，田园如锦绣，这是千万农民双手在大地上画出的最美丽图画！我们在画纸上追慕它，是兴趣，是情怀，是责任，也是一门基本课。

（据《人民政协报》）

以茶为姓 只道温暖与平安

当茶洁白柔润的花儿，伴着光滑油泽的叶儿，飘摇在风中的时候，茶的最美模样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轻抚花瓣，手心里便盛满了轻柔 and 舒缓，真似盼望已久的爱，恰好落入心间，嘴角微翘，快乐无边；轻抬指尖，指尖上也留存了欢喜与满足，宛若等待已久的人儿，正好出现在面前，双手相携，共度一生。是的，茶，就是这样，清清楚楚地来到世间。

岁月的流光中，就有三个人，因为茶，而涌起这种天降奇缘般的感受。一个是华夏始祖炎帝（即神农氏）。当时，他在野外为民医病而尝百草，以釜锅煮水时，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神农氏也没有把叶子捞

发现，清水变得微黄，轻抿一口，清香回味萦绕心头，同时感觉生津止渴、提神醒脑。凭经验，神农氏判定这叶可以成为饮品，还是一味药草。

另外两个人，是唐代的皎然和陆羽。当时的陆羽正值年少，在寺庙里得到人生的第一盏茶，便与茶结缘，以一部《茶经》闻名于世。《茶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之百科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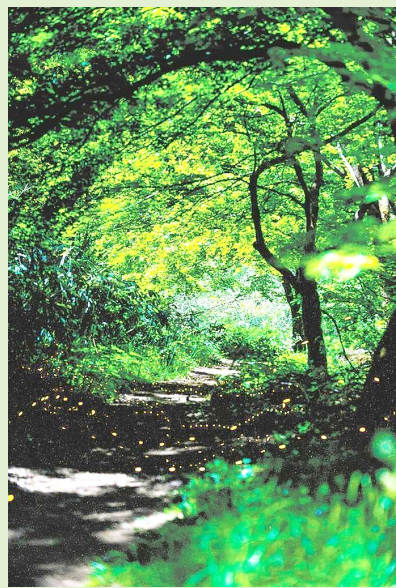
皎然第一次饮茶是在出家前的日常生活中，时间比陆羽早，他饮茶、植茶、懂茶、爱茶，是茶文化、茶道的开创者，开茶诗千古佳作之先河，是“佛茶之风”“禅茶之道”的探路者，是最早进行茶场实验和茶叶科学研究的倡导者和执行者。

茶姓，也因此来到世间。神农氏逝世后，人们将其葬于茶陵（现为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其护族族人遂以茶陵之地名为姓氏，称为茶氏。茶成为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从茶陵县划出了包括神农氏之陵寝地在内的几个乡，设立了酃(líng)县。因炎帝神农氏陵寝地在酃县之故，酃县于1994年4月改名为炎陵县。

茶姓，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神农氏炎帝被尊为得姓始祖。陆羽因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其后裔子孙中，也有以先祖名号“茶仙、茶圣、茶神”为姓氏者，改称茶氏，世代相传至今。一个人姓茶，那真是有着天生的雅洁与清润，自带迷人光环。

（据《文摘报》）

秋夜虫鸣诗词间



虫鸣声，此起彼伏，打破了秋夜的宁静。听着秋虫的鸣叫，内心的孤寂与思念愈发浓烈，试想漂泊在外的游子，听着不绝于耳的虫鸣，心中的忧愁也一定愈发浓烈，秋虫声声，像一把锐利的刀，刺痛着思乡的心。

面对秋虫的鸣叫，宋代诗人杨万里则发出时光飞逝的感慨。“蝉哀落日恰才收，怨怒黄昏正未休。催得世人头鬓西，秋蝉的哀鸣才刚刚停歇，而此时，蛩（蟋蟀）的幽怨声却才刚刚开始，在静谧的黄昏中愈发清晰。秋虫的声声鸣叫，仿佛在催促着时间的车轮不断地向前滚动。人们在这不断的流转中，青丝渐染白霜，岁月在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然而，这些秋虫却不知能否替世人分担岁月无情的忧愁。在诗人笔下，蝉与蛩都有了人类的情感，它们的哀怨，既让秋天有了主旋律，也让人不由自主地对时间有了更多思考。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听着秋夜虫鸣，感悟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的人生哲理。他在《闻笛》中写道：“稽首周公万世师，小儒命薄不同时。秋虫却是生无憾，名在豳人七月诗。”诗人万分崇拜周公这位“万世师表”，开篇就以“稽首”来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然而，想到自

己仕途坎坷、生活艰辛，他心中充满失落。此时，听到秋虫的鸣叫，诗人反而羡慕起它们。虽然秋虫只有短短数日的生命，却能在《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篇留名，被世人永远记住。

一生豪情壮志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声声虫鸣中，感受到的却是知音难觅的无奈。“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他写下的《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诗中有画，代入感极强。仿佛看到受寒的蟋蟀鸣叫声将他从千里之外征战的梦中惊醒，此时已是三更时分，他起身独自绕阶徘徊，四周悄然无声，唯有窗外朦胧微明的月色相伴。秋虫鸣叫，岳飞内心涌出深深的孤寂与忧愁。回想自己多年奋战，头发已白，家乡的松竹也老了，可回家的路已经被阻断，他想把心事通过瑶琴倾诉，可惜知音难觅，即使弦断也无人倾听、无人理解。

秋虫的鸣唱，是大自然的乐章，诗人有心，听出对生命意义的种种诠释。在宁静的夜晚，不妨用心聆听，感受那份来自大自然的启示，体会生活的真谛和哲思。（据《西安日报》）

山村气象

稻穗，小溪吮吸谷粒洋溢的芳醇。熏风阵阵，彩云踩着阳光前行，永生永世的盟约，是望不尽的田野。阡陌交织大地的旋律，蛙声呱呱齐鸣，在稻花香里唱说丰年。

林间蝉鸣

大面积来袭的阳光，翻晒雨后后的山村，蝉声破土而出次第绽放。一遍遍“知了”，知一个收割的节气，知一个来临的成熟盛夏。

房前屋后，密林间是歌者自由蛰伏的舞台，一曲天籁，穿过季节的分界线，把天空唱得云淡风轻，把大地唱得热情似火。

清风捎上知了的告白，春耕的托付，勤劳的汗水已在肥沃的土地上幻化金黄，沉甸甸的稻穗掂量归仓的日子。

村口绿荫下，曾有一团淬炼的炉火；铁制的镰刀、锄头、犁铧，从历史深处蹒跚而来，锻打的叮当回荡山谷。肩挑手扛的箩筐、箩筐、谷桶悉数登场，排开架势，沿着起伏的大山收获沉甸甸的希望。

黄昏清凉的山风翻过垭口，枝叶在薄暮里拱手作揖，游走田野的灵魂有了心安的归处。

山村，萦绕一片诗意的绿树，演绎丰盈的场圃；循环往复的蝉鸣，致谢土地，抒发自然。（据《福建日报》）

去大宋醉一回

800年前的宋朝，有血有肉，烟火气息浓烈。

辛弃疾闲居江西铅山瓢泉，看见有个人出门去买酒，回来的路上，那人边走边喝，一不小心喝高了，竟然记不起回家的路。他醉醺醺坐在地上问经过的行人：“我家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了。”认识的人笑着摇头，用手指指前面提醒他：“从古庙那边过去，溪南那棵乌桕树下就是你的家（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溪南乌桕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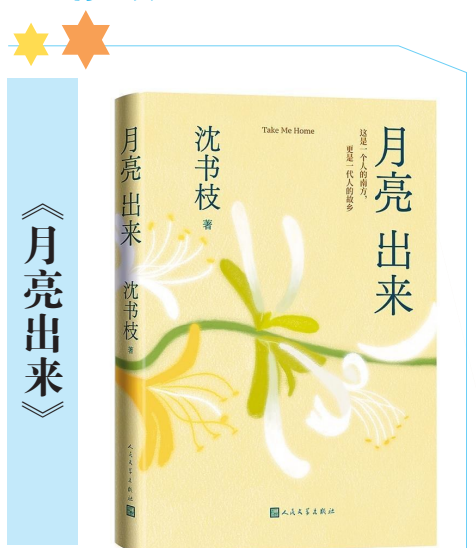
酒是宋人生活必不可少的饮品之一，酿造需要大量的粮食，好在宋代国家富足，经济发达。绘制于北宋年间的《清明上河图》，全景式记录了当时汴河两岸的风光和开封城市生活面貌，向人们展示了宋代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面貌，画中酒肆、酒招随处可见，可以说，酒是《清明上河图》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有个醉汉，趴在闹市的树下睡着了，裤子被人搞恶作剧扒下来都不知道。

“我饮无定数，一杯复一杯。醉来我自止，不须问樽罍。白眼望青天，青天为我开。青天不开时，我醉眠苍苔。”（杨万里《尝诸店酒醉吟二首其一》）虽说无酒不成诗，但这样的酒瘾也太大了，幸亏那时的酒都是纯粮酿造，度数也不高。《梦溪笔谈》记录了沈括和友人在一次宴会上的情景：“每与客痛饮，露发显足，着械而坐，谓之囚饮。”他甚至爬到树上喝着，有时在屋里悬挂个绳子，喝酒之时将脑袋伸进绳套里，完事再把脑袋缩回来。皇帝宋仁宗劝他戒酒，他都不听。

宋朝是最贴近老百姓的一个朝代。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幅佚名宋画《柳荫醉归图》，生动刻画了好酒的宋人醉扶而归的画面。两个喝多了的男人，衣冠不整，袒胸露肚从柳树下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其中一位瘦得露出肋骨的醉汉显然连路都走不动了，双目惺忪地望着脚下的路，被另外一个人搀扶着。炎炎夏日，蝉在树上聒噪个不停，而他们，并不着急做什么，恬适自在，仿佛在梦里。

不妨去宋朝，醉一回。（据《文摘报》）

荐读



作者：沈书枝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月亮出来》记录了作家沈书枝对家乡的感念，道出了漂泊在外的游子与故乡之间的游离感。她用真诚而细腻的文字，记录下小时候的乡野、长大后的城市，还有在两者之间的人们，以一个人的“南方”，为一代人打开了通往过去和故乡的大门。